王侍郎奏議

王侍郎奏議卷八

省稿三目錄

論貴州土匪情事摺 咸豐四年十二月初四日
江南北捐局積奬摺 未注月日
收買銅斤濟用摺 咸豐五年正月二十九日
論長江形勢請急圖九江摺 咸豐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請飭張芾往徽甯一路防堵片 同日
請暫緩 臨幸御園摺
論徽州練局積奬摺 咸豐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論薦博銘唐寶昌江長貴片 同日

時事危迫請修省摺 咸豐六年四月初三日

論貴州土匪情事摺 咸豐四年十二月初四日

奏為敬陳所聞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 臣 聞貴州桐梓之變初因遵義府各屬征糧過重桐梓縣革役楊儂喜即楊漋因而煽惑上年早有風聲前令張克綸不行舉發但乞卸任後令陳泰階於閏七月間見邑民紛紛告變遣門丁羅姓往查而羅陰與賊通復寢其事邑民無所赴訴相率遷徙八月初六日楊漋及小霸王陳姓入城城已空無居人賊執陳泰階褫其衣冠送至遵義府前而縱之此賊初起桐梓之情形也遵義知府朱右曾聞警招練約副將常勝帶兵往勦該協兵除徵調

外尚應有四百餘名乃常勝向務侵冒僅存空册無以應
該府再四催促勉強僱得五十人會同前往婁山關防堵
有生員楊姓者率團練一二百人約該協等往關前而己從
山後繞出爲夾攻計迨楊姓至山後大呼而山前無應者
遂奔潰楊姓三十餘人後遂被害該協既畏縮不敢進迨
賊過婁山關反逼入城而賊遂長驅至城下矣此副將畏
縮避郡被圍之情形也省城聞報大吏相顧推諉至十四
日始定議以藩司炳綱統兵至二十八日始與提督趙萬
春至遵屬之螺螄堰賊衆千餘撲營時營中兵不滿三百
以重賞僱募挑夫出戰傷斃賊八人賊遂潰敗亦見賊之

不難破矣乃該提督等既不乘勢進攻又不駐紮防守反星夜退奔烏江以南之毋猪箐而賊遂日熾省城震動矣二十九日貴西道福連統眾至螺螄堰遣迎大軍該提督與藩司不敢前約福連到營會議及至了無一語但欲福連來同駐於是福連忿去率其眾折回黔西屬之打鼓新場扼守先是游擊保山縣丞陶履誠署知州徐河清分路赴援二十三等日頗多得勝又有文員韓超自龍平趨楓落橋轉戰入城二十八日賊來攻時殲殺百餘而賊遂遁若該提督等乘此急往力勦不難立行撲滅乃頓兵不進致使保山陶履誠遇害省中紳民咸咎之議具公呈請促

進兵該提督始於九月十三日至中莊鋪十四日分兵數百欲帶入城時韓超與賊接戰已獲勝仗該提督登高觀戰爲賊所乘幾成擒矣幸韓超回救得免而軍械火藥盡失軍威大損十五日該提督傳令回大營兵已出城嗣聞城外有賊忽又傳令退回賊見之鼓掌嘲笑十六日賊攻郡城提軍不敢出至四更後潛率兵開南門欲回大營城外司號火者不知爲官兵也驚呼賊至該提督踉蹌仍遁回城遺失鉛子藥箭多件其實並無賊也二十二日貴東道承齡至適賊退雷台山該提督乃乘間偷返大營有高天澤者總督羅繞典之戈什哈也奉令先來自二十八日

後每率練與韓超徐河清等進攻爲前隊而提督分四五隊後隨每高天澤等得勝回提督二隊不過隔山助喊三四隊則從未得見也又有武舉顏姓於進攻時持大蘇直前逼賊壘以後軍不繼而陷此提督懦怯屢次失機之情形也撫臣蔣霨遠自八月初間聞警至九月十六日始出省駐離城七十里之札佐塲既不前進又無調度遵義紳民以提督退縮奔控乞請赴援該撫彷徨失措有自認庸懦無能之語又札佐米價與省城同委員採買多尅扣致民畏阻由省城搬運一石費兩石之價此又巡撫防賊辦事之情形也該省副將如此提督如此巡撫又如此似與

所報迥不相符現在賊圍遵義分股破仁懷困綏陽侵黔西漸成燎原之勢合省延頸企踵日夜望總督軍到而羅繞典甫到即歿又聞遵義府之安南普安一帶另股土匪蓬起勢尤猖獗並聞獨山餘黨☐余光裕糾粵匪萬餘來寇深溝高壘其意叵測該省之危急實甚伏思現在畿輔未清三江未靖何能籌餉調兵遠顧黔省然該省界連西粵粵匪方張必將連結若不早滅亦且蔓延該省地瘠民貧兵單餉乏眾所共見辦誠非易然果先得能辦之人亦必有可辦之法聞桐梓賊初起時不及千人過雞喉關約四五千人近在雷台山約萬餘人分擾綏陽者四千人往黔

西者千餘人此見辦理貴速方免蔓延之驗又聞湖北臬
司胡林翼前在貴州府道各任勦辦黎平鎮遠都勻平越
二帶苗匪黃平甕安滋事等案所到之處辦理有方士民
帖服匪徒聞風解散全黔士民至今思之不置即今桐梓
逆匪年前亦有胡大老爺在此不反俟其去再反之言此
又見能得其人自可辦理之驗今湖北收復善後事宜有
總督楊霈主之料理或不乏人可否請
旨特飭胡林翼星馳前往辦理軍務再請
飭雲南四川兩省速爲添兵籌餉以濟之庶可迅期平定
胡林翼未到以前應請於該省諸大員中去其畏賊之人

而責成不畏賊者督率福遊韓超高天澤徐河清諸人力籌防勦庶免逡巡粉飾致誤事機至生員楊姓武舉顏姓皆以同仇敵愾奮勇捐軀似宜令查明請䘏以作團練紳民之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江南北捐局積弊摺

奏為捐局林立官私雜出恭摺具奏請
飭查辦事竊維蘇省自軍興以來大江南北供億浩繁撥款難繼經幫辦軍務現任江蘇布政使雷以諴奏請抽釐助餉固一時不得已之策然果於江之南北各設一局於商賈販運往來抽取百分之一二似亦未為有害乃今聞該省自二三月來揚州以下沿江各府州縣三四百里之內有十餘局攔江設立以斂行商過客名曰捐釐實同收稅且其間有官者有私者有名官而實私者種種情形不一局愈多而民愈困弊愈滋矣聞商販莫盛於米糧揚州

府屬泰州等處爲出米之區商民裝載至蘇出糶置貨而歸往來不空稍獲微息茲以各局報捐計米一石成本制錢二千歷十餘局捐釐便加至千文價不償本漸成裹足蘇杭儲積不充勢必採買維艱商力因此而疲民食由此而匱他如雜貨有稅銀錢有稅空船有稅至於煙土私鹽久干例禁今則公然販運止須照數捐釐便可包送出境傷國體而厲商民莫甚於此蘇省各屬賊氛逼近團練巡查在在均關緊要一切經費自必藉資民力然大捐則有助餉之款零捐則有團練之款近復各行店舖按月抽釐鎮常而下靡不遵辦加以沿江捐局已虞民力難供況加

以貪劣之假公濟私棍徒之藐法行私謂歸糧臺則不盡報解謂歸團練亦半屬虛文且或託名召募則以浮冒任其開銷假號巡查則以招搖供其侵蝕又其甚者恃眾以斂錢又以錢而聚眾至晉安薛家港等局竟有互圖併吞大肆爭殺居民商賈無不受害之事在丹陽縣歷有控案非特竭民脂膏尤恐釀成鉅患謹將各局名地方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請

旨飭該督撫並軍營大臣將私設之局密派弁兵潛往查拏以防抗拒將假公濟私各局密派妥員潛往查察務將

各該處按月收捐號簿立時拏獲以便按簿追贓充餉再將各局分別裁撤禁止於江北設一局以濟揚州軍營飭江甯藩司文煜主之江南設一局以濟鎮江軍營飭署常鎮道蕭時馥主之倘有侵吞擾害等弊唯伊等是問如此則商皆樂輸民無擾累匪徒知所儆畏而軍餉亦有裨益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謹將各局地方開單恭呈

江南諸局

一奔牛局在常州府武進縣地係糧臺署常鎮道蕭時馥奉文設立捐釐協助鎮江軍餉派有委員紳董經理

一小河局在常州府武進縣地先係本地紳士設局防江後因徒陽江面復設有局此局遂撤有沿江棍徒惲嵩山等私立數月復賄求官為朦稟派設委員稅及空船收用無賴所捐釐數每月僅解糧台二三百千餘多朋分入私

一普安局在鎮江府丹陽縣錢家港地方係丹陽劣生朱泰臨即朱喬設立三月中立局五月中與丹徒沿江兩局

聚衆爭鬬互欲吞併火燒沿洲民房傷斃多人經洲民在陽邑報明出示禁止先覺站不住往投雷營即託名爲雷營所設未知眞假其所收捐未知能否眞歸雷營用

一西新港局在鎭江府丹徒縣地係丹徒人蔡友先等五月中設立

一薛家港局在鎭江府丹徒縣地係丹徒人王耀書等五月中設立糾合西新港局與晉安局聚衆爭鬬勾引艇船十餘號沿洲焚掠丹陽縣有案可查

江北諸局

一三江口局在揚州府江都縣地係前提督余萬清委員

設立

一仙女鎭局在揚州府甘泉縣地係江蘇布政使雷以諴

奏准設立現歸江甯布政使文煜經管

一口岸局在揚州府泰興縣地係鎭江劣生盧七設立盧

本不安分交結鹽販設局收稅嗣經揚州府知府禁止現

仍設

一八圍港局在常州府靖江縣地係靖江縣知縣馮姓所

設委靖江典史王墉經營所捐釐數每月千餘串分文未

繳經分局糧臺蕭時馥節次催提仍然不解

一六圍港局在常州府靖江縣地靖江縣丞楊國均所設

七月中旬曾解過糧臺錢二百千以後未解

內河二局　內河貨不止二局此係武陽最著名者

一戚墅堰局在常州府陽湖縣地此係往蘇州要路初設原因團練日久費無所出暫行設局指商後遂收及煙土之稅難以查考

一西夏墅局在常州府武進縣地係焦湖船幫所設專收私鹽之稅動輒聚衆數百人賭博鬬毆橫行無忌所收錢文按股均分官不敢問恐其生變

收買銅斤濟用摺 咸豐五年正月二十九日

奏爲請收買銅斤以濟部用恭摺奏明請

旨事竊維今日所急莫如籌餉而籌餉所賴尤在鑄錢凡諸銅斤短絀解運維艱採買匪易等情雖設官分職罔自各有專司而

國計軍需未嘗不同深焦慮乃籌思採訪問有素識之在浦旗人已革知縣成興來稱訪有商民十餘人多有銅斤兼能採辦第不敢與吏胥交涉是以隱而不出誠能於收買間立法平準免受虧折該商民等卽能採辦交收當詢該商民等所稱採辦究能採辦若干據成興稱總在百萬

斤以上臣初不敢信因告以果有此數能避官價每十成銅京錢六百文一斤其餘按成遞減著該商等各將認辦銅數出具切結來看旋據成與取具各商切結交來查各結商人共十餘名認辦銅數共百餘萬皆有遵照官價交收如虛甘罪字樣臣猶未敢深信隨約另期令該商等聚齊細加詢問並令出具總結當面畫押一一皆無異詞且察該商等所言能辦之數似尚不止於此查此項銅百萬餘斤足抵滇省一運以滇銅八成之價計之僅合京錢四十八萬串需銀不足十萬兩較之滇銅一運甚有節省該商等豈與吏胥交涉無非慮稱頭成色或有高下致受柝

折應請
旨飭下戶部妥籌收買務使商情克通不致畏阻自足以濟部用俟戶部議定之後臣即將各商結移交辦理再此項銅斤由已革知縣成興訪來各商人皆其所識必得責成始終其事方免推卸惟成興係乍浦駐防應回乍浦可否請
旨飭令暫行留京責成將此項銅斤交清再行回旗之處出自
天恩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論長江形勢請急圖九江摺咸豐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奏爲敬陳管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知識庸愚見聞淺陋各路軍情鮮能深悉然於訪聞所及而以形勝揆其大勢竊謂南方之勢全在長江長江之要全在九江此陸建瀛當日之敗逃所爲關東南全局也夫以曾國藩塔齊布水陸兩軍三日而克武漢長驅直下勢如破竹獨於九江數月不下者蓋賊以九江爲扼要故悉全力以守之如揚州瓜步雖屢挫敗終不肯舍也今之分竄漢口正欲使我師回救彼乃得保九江而無憂耳若曾國藩等一行回救不獨前此之功廢於一旦

郎復此欲復至九江城下竊恐難矣何則賊懲前失但得我師一動必悉九江之全力以上拒使我不能下行也賊勢之盛全在得長江千數百里之地恣其游行數省沿江郡縣恣其劫掠兵無阻處糧無斷處故得肆行無忌今自漢口至九江其間亦幾六百里我兵駐九江不退則此段江面為我有雖不回救而與上游聲勢聯絡儘可調兵撥船於其間賊終有所畏忌不能往來自如一退則全江皆為彼有下游消息不通縱留兵於九江亦必被其攔截此九江之所以萬不可舍而回救之非策也或曰不上救武漢則下攻金陵此尤不能九江以下彼必皆有防守我兵

豈能直達倘賊情詭譎故縱我兵東下因而抄襲我後腹背受敵禍更難測爲今之計惟有專心壹志力圖九江九江未下不獨將不可輕動卽兵亦不可多分九江既下亦必多用兵勇扼要駐紮以成重鎭蓋此地爲賊所死守卽爲賊所必爭其守瓜鎭者意在扼我之吭也其守九江者懼我之扼其吭也我得其吭而扼之彼豈肯遂甘心唯以重兵駐之以大將守之使漢陽之賊不能下竄安慶之賊不能上駛全江之險爲我所踞上下調度呼應皆靈此九江之守與不守得失攸分而萬萬不可輕動者也其攻九江之策曾國藩等自必籌之已熟而由
臣愚見我兵若由

間道入江西與江西之兵聯爲一氣從南康星子一帶水陸橫衝而出彼必難防若曾國藩由內攻入塔齊布等由外攻入似更易於得手湖面既清江西安堵吏可招募練勇多備餉需爲嚴扼九江之助至於漢陽之賊總督則有楊霈將軍則有官文若能辦賊似不必定須曾國藩等二人若皆不能辦賊專恃二人之來則恐二人雖來而亦無濟然此則在

聖明籌度之中非臣下所敢妄爲擬議也臣以愚昧之見私爲懸揣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飭張芾往徽甯一路防堵片 同日

再臣聞徽州現又被賊賊屢窺此意必有在此地倘爲賊破則以建瓴之勢東下浙江固在意中而西道江右之饒州一湖相望又將與九江聲勢聯絡且由徽而與池太之賊三面以攻甯國甯國勢不能守甯國不守則安省之江南四府已爲打成一片而蘇杭處處皆通於大局甚爲可慮徽州處萬山中四面崇峻原自有險可守無如府縣皆甫到任而本地紳士又鮮禦侮之才學政沈祖懋聞現帶勇赴漁亭防堵素少經練恐亦難恃郎浙撫極力維持亦止能固東方一面竊見前任江西巡撫張芾曾奉

旨交和春福濟差委江北大員頗多可否請
敕將張芾派往徽甯一路擇要駐劄籌辦團練防堵等事
資其聲威加以董勸當較得力是否有當謹附
奏

請暫緩　臨幸御園摺　咸豐五年二月二十九日

奏爲時勢艱危敬竭愚慮恭摺仰祈
聖鑒事伏見
皇上眷念松楸時深殷慕特舉謁
陵大典而於民間之煩於供億民力之不忍重勞愷惻殷
肫悃瘝在抱
大孝至仁敷天共仰咸知此爲
聖人不得已之衷萬難安之隱也乃愚頑無知妄行窺測
遂謂
回鑾後即將

臨幸圓明園臣故有以知必不然矣然人言日盛必當有以解之臣請歷陳其不可恭俟

皇上明諭斥責藉以息愚頑之妄議焉

皇上深處法宮於茲二載矣所以然者緣

國計艱虞民生塗炭憂勤惕厲

宵旰勤勞不暇有事於游觀非因寇侵畿輔而然也若連

鎮甫平即

臨幸御園則人將謂東南大局之多危各省小醜之竊發皆不若連鎮一隅上廑

聖慮恐賊匪得窺我意之所重輕而肆其詭謀如夷人之

每以北來為恐喝此一不可也且賊亦正可慮矣逆首李開芳狡詐異常難保不復竄出河南山東現以銀貴賦重窮而思逞者不少一旦勾結潛通裹脅復眾勢均難測又聞楊霈屢退抵賊不住萬一竄入河南尤為可慮若其時遽行

還宮則未免示輕若不

還宮則非所以重

宗廟此又一不可也　臣又聞南北各大營兵勇口糧不能時發有積至數十萬者往往給以期票動逾數月兵勇衣食時有不周每攻賊賊輒以此種語誘惑我軍軍帥之難

以剋期督戰難以盡按軍法每由於此此時惟聞
聖躬憂勤飭儉倘可感慰饑軍不致含怨萬一傳聞
臨幸如常士卒生心或起嗟嘆亦爲可慮此又一不可也
自古帝王之學首於主敬堯曰欽舜曰恭千古心傳
皇上以乾健不息者心體而力行之
聖躬在宮在圃夫豈有二致顧
聖敬原自日躋而淺識者但仰動靜之迹以測敬肆之衷
若見
臨幸御圃將謂賊滅無多時平有待而
聖心已有稍寬之意恐非天下仰望之心此又一不可也

方今廷臣才識庸下成不足仰承

德意獨賴

皇上振作於上猶不敢十分愈玩然今年以來意氣恬熙

已非復前兩年之戒謹恐懼矣若見

臨幸御園則人心必更懈弛將至共就逸樂而振作愈難

此又一不可也且今日公私之困亦至極矣度支之絀得撥無從囤不待言節各衙門公項各省概不解到書吏應領飯食多二三年未給薪俸當差每至跪求革退司員日常進署有步行者京堂率過堂期雇車進署一次蓋在城之竭蹶如此況

御園各朝房閘多損壞兼有傾圮無項可動支修理何以
辦公此又一不可也凡此不可之端自皆在
聖鑒之內臣第以人言嘖無知識求
皇上明降諭旨直斥其非使天下咸曉然於
大聖人舉動迥越尋常固非愚下所能窺測即或
聖心偶有此意亦望俟克復金陵之後再或遲之又久而
後行之暫勿輕發庶免爲人所窺盡爲人所窺即恐爲賊
所窺爲此冒昧上言伏乞
聖鑒臣無任悚惶戰慄之至謹
奏

上諭王茂蔭奏請暫緩臨幸御園一摺現在並未傳旨於何日臨幸圓明園不知該侍郎聞自何人令軍機大臣傳問王茂蔭堅稱得自傳聞未能指實殊屬非是在廷諸臣陳奏事件如果確有見聞朕必虛衷採納若道路傳聞率行入奏殊非進言之道王茂蔭身任大員不當以無據之詞登諸奏牘着交部議處原摺擲還欽此

諭徽州練局積弊摺 咸豐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奏爲請籌濟用並除禍本恭摺奏祈

聖鑒事本月署吏部侍郎沈兆霖因徽州連年被賊多向

浙請兵請餉奏請添設皖南巡撫奉

旨交軍機王大臣等妥議 臣 亦隨同議上矣惟 臣 見聞所

及有徽州現時之急務請更爲

皇上陳之

一請急籌濟用也地方經兵燹之後勸捐匪易濟用爲難

然有非難者徽自三年勸捐設防即歙一縣已捐錢八萬

餘串用至年底尚存四萬餘串四年春義練勇局出而再

捐又收數萬串秋後學政飭各縣捐輸又收十萬餘串各
貨捐釐七千餘串茶引捐釐銀數百兩府庫存銀三萬兩
惠濟堂銀數萬兩鄉試卷燭銀數千兩此外尚有提取各
項存典本銀各邑所收錢糧各邑捐輸銀錢並浙省與建
德協借銀兩未詳數目統計以錢合算總不下七八十萬
串今年正月即稱餉匱豈上年一年竟能用盡其中隱存
者甚多一行嚴查自然卽出聞四年正月以前收捐皆由
歙令劉毓敏該令夏間丁憂將銀錢册籍全帶公館任催
不交至今年賊近乃遂逃歸山東原籍其時賊未到城不
得藉口被搶此可查出者一上年賊擾祁門退後有劫掠

未能帶去之米數萬石存各大姓祠堂官兵到後即爲封起議以濟郡邑難民而未行究竟作何用去此可查出者二義練局到處勒捐自收自用糜餉數十萬練勇並無花名册發餉並無報銷册其浪費固不堪言然有置產者有寄頓者此可查出者三學政設籌餉局捐項皆交府庫學政但發實收頗爲清楚後來有自收自發者人初不知因學政傳錢號入驗銀色見銀甚多且有金條均稱係捐項乃始知之此可查出者四二月初六日練首潘炳照等見賊已偪將發出在局之惠濟堂存典本銀挪分而走十一日潘炳照探賊未到復持刀至府庫强取千金以去時庫

尚存五六千金署府門丁宋姓拏去二千餘者庫吏楊大昌禮吏孫培分而攜之皆有書院司事許良貴目見又學政委管街口抽釐之林用光吴瑛皆浙人聞郡城破即將收存未解之項朋分胍流各歸鄉里因分不均有持刀相殺之事此可查出者五又上年冬各邑所徵錢糧解交府庫以備解廬州大營者數萬兩均未及解賊未至前該署府曾有安頓此可查出者六以上各欵數皆不少但能查出即可濟用且一行清查各捐戸見所捐不至盡成虛擲亦必勉而再捐矣

一請嚴除禍本也徽州之難由於練勇非人而練勇所以

非人者則知府達秀誤以花會之人爲之也該府初頗禁
花會繼廩生潘炳照素結門丁李作塘爲兄弟窺該府方
欲練勇因共謗以聽開花會即可斂錢聚勇平時無需養
費有事可以得用既入聽遂招向爲會首之吳玉富行之
樹旗幟大書義練局聚無賴不法之徒以廣開賭場然猶
僅收賭塲錢未至糜公餉也上年祁賊退後吳玉富帶花
會人同往耀武於無人之地搜括附近財物以報功該府
信之而留其勇爲防堵乃更於各邑徧開花會至數百處
賭場益廣勇勢益橫集勇不過二三千人且來去無常而
虛稱四千餘名以領餉藉官以毒民而民莫如何藉勇以

挾官而官莫如何一時貪利附勢之徒又從而張其焰以助之各鹽口有自設勇爲防者必撤之而易以花勇紳士有異議者則使毀其家毆辱子弟以致正人屏息遠避而該府以自知被誤而憂急以死學政沈祖懋之至嶺也初亦有聞潘炳照入謁不得見勢稍斂詎有黠人汪致安時出入沈署自稱爲沈門生潘因密結之以通門丁與幕友聲色貨利恣各所欲於是學政署無非爲潘言者乃復使人請潘凡三請乃至吳玉富亦然時署府恩禱署縣博銘與合郡人皆知練勇糜餉滋事甚至將建德之源頭等處焚搶幾二十里該處人痛恨入骨必將有難且平日從無

訓練賊至必然潰散而學政則唯言是聽任其冒濫縱恣
而不禁且親書新安捍衛四字以贈玉富又慫玉富口稱
欠發餉數萬請作捐項給以都司銜實收於是人人皆知
禍難之必作而賊果至矣賊至而勇即潰逃且布散謠言
乘機搶掠一一如人所慮矣今閤郡恨潘吳二人咸欲生
食其肉二人固爲禍本然非倚知府與學政何能至此則
李作塘汪致安又禍本中之禍本也數人若不嚴除則鬼
蜮之技勢必百出難將靡底至其黨與甚多難以盡舉然
助惡分肥者悉載人口一訪可知均應分別懲辦至學政
本文學之才未習團練一任練勇等所爲在其意殆欲羈

縻以爲用而不知此種不正之人不練之勇專爲縻餉而集胸中早辦一逃斷無可用之理且一用此等人必至聲名被其所壞潘炳照等藉稱學政清苦於茶釐每引爲抽二分五又適緣一富室以重贄拜認門生遂有苦不苦茶釐祇知二分五清不清拉著捐戶拜門生之謠今賊雖退人惴惴然咸慮學政將引潘炳照等復出使花會再開匪徒重聚則徽之內患卽不可爲故有謂學政一日不去徽禍一日不止者物議繁滋雖難盡聽然眾口所傳未必盡屬無因應請

飭令該學政勿管收捐練勇之事實爲幸甚

以上二條實爲徽州現時之急務請

旨𤼵飭浙江安徽兩撫轉飭現在徽州之委員即行查辦

至徽禍始終皆由花會尤宜飭地方官嚴行禁斷務必絶

其根株地方有幸臣因見聞所及敬以上陳是否有當伏

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論薦博銘唐寶昌江長貴片　同日

再臣聞上年有署歙縣知縣博銘係旗人識見精明能洞燭義練局之奸僞嘗擬爲保徽八條見者無不欽服其遇事之勇往嘗因有警即乘馬將徽境邊界徧巡一周謂徽州如住衙衙內斷無不能守之事因格於學政議多不行遂以新任有人而去士民欲留不得咸深惜之又休甯知縣唐寶昌甚有勇畧該縣初次被賊因甫經到任未及守禦而出謂徒死無益誓必克復此城故當克復時該員皆策馬當先二次被賊該員業已丁憂然當攻城殺賊仍奮勇如前又有都司江長貴待勇最爲得力二月漁亭之戰

徐榮敗後該都司力戰至晚業已轉敗爲勝因報至休城而學政與知府早已聞敗而走孤軍不能獨立故亦遂退賊因得以至徽城現聞張芾已在徽州而知府仍補林廷選若再得博銘爲𩆜令兼留唐寶昌江長貴以司團練防堵之事則徽州可保無虞臣因博銘唐寶昌江長貴三員在徽聲名甚好爲民之望不敢壅於上聞可否

敕下安徽巡撫調用留用之處出自

皇上天恩謹附

奏

時事危迫請修省摺 咸豐六年四月初三日

奏為天時人事危迫日深敬竭愚悃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伏見天象今年以來雨雪陰霾為日既多郎見晴霽日旁亦若時有雲氣精彩非復如常而二月初十與三月二十五日黎明時天色尤異臣雖不識天文然私心過慮竊以為此殆天之所以垂警也又讀日抄見
盛京奏上年臘月金州地震四十四次金州雖屬海濱實近根本之地震動至此竊又過慮以為此殆天之所以告警也京城銀價貴至八弔以外百貨轉運不來旗民日起愁歎苦不聊生此內之危迫也各路賊勢有增無減警報

日至勇將被傷餉或待發年餘兵或時聞潰散此外之危迫也夫以天時人事至於如此而欲起而挽救之頭緒萬端亦幾無從措手矣然臣以爲此皆天之降亂而未有轉也誠得天心一轉則賊匪自滅天下自平是此時致力之方唯在求天心之早轉矣然而欲轉天心必求力盡人事欲盡人事必求務協民心何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也夫民之視聽果何在哉臣以爲一在省己一在用人二者皆本於一心而其樞則繫乎聽言伏見賊匪竄擾以來

皇上軫念民生勤求治術以期仰慰

昊蒼、郊壇大祀致敬竭誠虎尾春冰常存敬畏應天以實不以文早為天下共見而效顯未著者何也昔者太戊修德而妖孽消宋君一言而熒惑退感應之機捷於影響豈至今日而有異臣愚以為天之愛人主如父母之愛子人主事天亦如子事父母親意未回惟咎孝敬有未至天心未轉惟念修省有未盡願

皇上之更益深思而內省也今日之民苦至極矣苦賊苦兵苦水災搶匪轉徙無常存亡莫定流離窮迫莫罄形容

皇上誠憫民生之苦念切恫瘝至誠惻怛深自咎責於隨

時隨事皆深視民若同胞而有灼艾與爲分痛之意斯民聞之而感泣即天聽之而意回者其一也昔魯君以民服爲問而孔子對以舉直錯枉夫舉錯何關於民乃一直舉而民快然若所親一枉錯而民快然若所仇豈必賞有德怨哉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故大學言平天下惟在公好惡漢高祖封雍齒而斬丁公蓋當進者雖所不喜亦必用當罪者雖所甚喜亦必誅正以收人心也

皇上誠察民之所好者好之則好一人而可得千萬人之心察民之所惡者惡之則惡一人而亦可得千萬人之心人心翕然順應即天心因之以感格者又其一也願臣以

爲二者皆本於一心而其樞則在聽言何也舜大聖人也而羣臣進戒一則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再則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非舜深見人心之惟危而不以爲迂安能有此知人則哲自古爲難故虞書紀闢四門必繼以明目達聰蓋誠慮耳目有未周卽用人有未當而欲合天下之聰明以爲一人之聰明也是省己與用人固非虛衷聽言不爲功且不獨此也苗民逆命以不矜不伐之禹而益贊之言但曰滿招損謙受益齊威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過者受上賞上書諫者受中賞謗譏以聞者受下賞諸國聞之皆來朝當時謂之戰勝於朝廷則凡所以平逆命而

求戰勝者亦在是矣
皇上御極以來屢詔求言並有言不逆耳不可謂諫之諭
凡有裨於用人行政之言無不仰邀
採納既而言或無當乃有奉
旨明斥者斥之第以其無當初非禁之使勿言也乃前之
言者見多而今之言者則見少蓋臣下敬畏
天威非誘之使言即多有不敢言者今無論其他即如各
路軍營某也將不勝某也將必敗道路傳聞往往應驗而
無敢以爲言者或則慮無實據也或則慮有據而查時化
爲子虛也或則慮言之不行而徒招怨也或則謂權衡自

在
聖心也是以皆不敢言也倘各路必敗之軍人早言之而去之何至有敗壞之事至於敗壞而後罪之所失多矣是以孔子稱舜有大智不獨好問好察必曰隱惡揚善蓋非好問察而人不敢言即問察而惡不爲隱猶恐善不敢言也且用人進退之際臣子有難言之隱蓋懼干
聖怒而見斥者意猶淺懼激
聖心而難回者意實深進言獻納之際臣子又有難言之隱蓋獲聽則人皆翕然而歸美於上者喜固深不獲聽則人將譁然而歸美於下者懼尤深用人聽言若乎視聽而

關乎民心者至大往往有因不用而民愈望之因不聽而民愈稱之者誠察乎此而所以得民心者可知矣
皇上批覽奏章纖悉有誤必邀
批示天下臣民無不仰
聰明之天亶宵旰之勤勞然臣以爲精神之用貴乎不紛竊願務其遠大而舍其近小各督撫軍帥之奏務在察其才之能否與心之誠僞倘有見爲不能而多僞者預爲去之不待僨事之既見則所保實多且去一當去之督撫而全省之人心皆感動去一當去之軍帥而合營之軍心皆感動所以收人心者尤甚大也抑臣聞明主勞於求賢而

逸於用人故堯以不得舜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憂楚
莊王見羣臣之不若已而有憂色今天下才實不足久在
聖鑒之中此誠可憂之事也然莫謂天下無才也天生才
以供世用不在上則在下如羅澤南者今皆知爲將才矣
初則一歲貢耳且湖南一省有江忠源兄弟又有羅澤南
師弟則他省可知第少有留意人才如曾國藩駱秉章者
耳唯賢知賢唯才愛才
皇上嘗諭令各督撫廣爲諮訪矣誠恐各督撫有見而不
能知知而不能用者嘉言罔伏斯野無遺賢是尤全賴
聖心之誠求耳收一良將之才而人心感奮收一良吏之

才而人心尤感奮所以收人心者又甚大也天下以人心為主臣之所陳皆欲得人心之大同以冀天心之速轉現在武昌未下而江西又復危急向聞該二處之人皆力與賊為仇而近聞賊眾甚多恐從之者亦不少此中人心轉移之故宜深思也

列聖深仁厚澤人心斷不能遽忘然不於此時急設法以維繫之任賊因其假仁假義以為市則人心恐遂為所搖而難挽伏見

宸衷淵密不顯惟德有定靜而安之神必有能慮而得之妙非淺識所能窺測臣實心迫憂危遂不禁言之難已自

顧一身毫無可念第念受

恩深重無可爲報是用竭其區區之愚敬行陳奏是否有

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上諭朕總理庶務恪遵

列聖成憲無日不兢兢業業以敬

天愛民爲心因思知人安民垂於古訓凡文武各員如果

才猷素裕著有成效者未嘗不破格錄用卽大小臣工條

奏事件苟有益於國計民生亦無不虛心採擇見諸施行

所冀嘉言罔伏野無遺賢庶可以漸臻上理況近年以來
粵匪未平河流未復各省地方並間有偏災赤子何辜遭
此慘毒朕恫瘝在抱軫念民依憂勤惕厲之衷諒中外臣
民所當共喻本日據侍郎王茂蔭奏稱天時人事危迫日
深致力之方惟在求天心之早轉又謂民之視聽一在省
己一在用人二者皆本於一心而其樞則繫乎聽言等語
持論切當與朕心適相符合當此時勢多艱力圖補救朕
惟省躬克己於用人行政之閒慎益加慎以期默邀
天眷海宇敉安中外臣工亦當夙夜靖共交相儆惕以副
朕孜孜求治之心實有厚望焉欽此

王侍郎奏議卷九

省稿四目錄

薦舉人才摺　咸豐六年八月十七日
論浦口防兵不宜調動摺　咸豐七年九月　日
請酌量變通錢法片　同日
請密籌防備摺　咸豐八年三月初八日
條陳夷警事宜摺　咸豐八年四月十八日
辦理團防廣求人才摺　咸豐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論夷戰水不如陸片　同日
請刊發海國圖志並論求人才摺　咸豐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請開缺調理摺咸豐八年七月初四日

薦舉人才摺 咸豐六年八月十七日

奏爲敬舉所聞恭摺奏祈

聖鑒事伏讀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上諭現在用兵省分委用需人如有才兼文武膽識出眾之士自應隨時採訪或令隨營或辦團練以收實效此外衡茅伏處不乏英奇並著各督撫廣爲採訪擇其素懷忠義韜略過人者據實保奏等因欽此又讀本年二月十二日

上諭現在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廣西貴州各省正當辦理軍務之際著該督撫於所屬各員中秉公察看如有

官聲才具堪勝府道之任者著各保數員以備簡放欽此
仰見我
皇上求賢若渴之心可謂至矣臣惟方今所急在將才尤
在吏才蓋得一將才可以平亂而得一賢督撫則該省自
不亂得一賢牧令則該州縣自不亂從古奸民亂賊之起
其後以數萬甲兵制之而不足其始一良有司治之而有
餘是求將才以平已亂猶不若求吏才之可治未亂也現
在各省地方多辦團練官民能否均於此見然衡才之士
非得賢牧令知而任之不能有爲以自表見是欲求伏處
之英奇必自得賢牧令始且夫牧令之良無不能得民心

者爲宰而能得民心爲將自能得軍心能團鄉民以禦賊自能統士卒以破賊權有大小法無異同前如嘉慶初年之劉清以一知縣三入賊營賊不忍殺帶兵所至賊望而避其比勳良將固不待言即近如六合縣之溫紹原能守孤城於四面皆賊之地非具將才而又能用該處之英奇曷克臻此是欲求良將亦可於良吏中求之即或有廉善素著而武略未優者舉之亦足勵循良而資表率然而求之貴得其眞用之尤期其當凡爲良吏皆志在勤民而不在獲上必不效趨承不爲阿順不事鑽營非求諸三者之外則不見一省事權督撫主之一軍事權將帥主之才智

之士屬在差委非有善用之人或獻謀而不見聽或力諫而不見從則雖有眞才而亦終無以見今天下多患無才竊恐湮沒於此中者正不少也昔唐憲宗怪無賢可任李絳曰自古無借才異代者循其名而驗以事所得十七臣今者亦謹疏所聞願

皇上之循名而驗以事冀以收十七之效焉

一前大與縣知縣胡啟文循聲卓著武略尤長任武清時賊正逼處獨流該員力行十家牌法能使合境如一村合村如一家但有奸細入境立即拏獲每日率鄉民親自訓練民皆戴如父母奉如軍師凡因事下鄉或步行或單騎

遇有詞訟就地立結飢則懷出乾餅汲井水飲之清風善
政傳頌載途曾奉
旨以直隸州知州升用現告病在京
一光州知州州鄭元善該員務矢樸誠與民親如家人父子
不假書吏不設浮支訟案隨到隨結所至有聲當署羅山
任時縣境緊與楚北接壤又值賊擾之後土匪蜂起該員
撫綏團練境內立清行人入境暮夜無恐楚北難民爭依
以安匪徒謂爲不要錢不怕死之官相戒勿犯鄰邑有匪
被獲稱願一見鄭太爺死不憾其德化感人如此現雖保
升光州似尚未盡其用

一四川黔江縣知縣孫濂自分發到川歷任皆有惠政所至民愛如慈父母値兵差絡繹則典質稱貸以給不科於民每去任不能具輿馬則民資送之去江津時負累數千民懇請代還堅不許該員意氣慷慨於當時事務無不留心尤喜講求武略學博而識高才大而絕少矜露又能深惟時勢曲體人情洵爲用世之才

一廣西署平南縣知縣李載文邑當潯州賊衝該員到任力與民爲同心講求團練往往住宿鄉間日率鄉勇訓練以禦賊賊既不敢犯境則率勇時乘潯賊之間以攻之所向有功隱然爲省垣屏障

一前山東單縣知縣盧朝安初以代理郯縣能治捻匪著聲嗣任單縣申明團練時豐口決流民所在嘯聚不敢犯境四年二月粵賊北竄該員選勇先驅三與賊戰賊皆敗走追臨清反奔又率勇沿途截殺復隨大隊收復豐縣隨勝保窮追至畫乃止該邑頌爲神父虎臣一人兼之爲畫像於琴臺與宓子賤巫馬期同祀聞李僡勝保崇恩王履謙皆爭保舉現不知任何職

一前陜西西鄉縣知縣田福謙山西舉人西鄉民俗好訟該員遇事必躬必親所至輕騎減從務以誠動民民感之訟風爲息陜省循良推爲第一現丁憂在籍

一山東濟甯州知州黃良楷素有能名膽略最壯所至捻匪斂迹年前粤賊由臨清反奔該員帶勇邀截斬殺甚多所帶之勇人稱爲勁旅今年曹縣捻匪肆擾該員往督團首文生李錫魯等殲除無數功尤甚著

一湖北候補知縣葛致遠素有膽略能耐勞苦咸豐四年揀發到省適值黃岡縣失守後委署無敢往者該員請行即日就道入境訪詢團練情形激以忠義偵賊所在督率往勦奮以身先由是民爭效命殺賊無數聞該府邑之謂其喜事輕進而邑民實共愛戴楚北來京者莫不交稱焉

一陝西華陰縣知縣倪印垣辦事能以實心實力舉行團

練在未經奉檄之先辦理之善人稱爲關中最

一山西知縣傅猷著前任澠池猗氏諸縣有廉吏之稱言貌樸訥而審理詞訟公清素著可以挽回吏習感勵士民現不知在何任

一貴州候補知府韓超該員在黔與候補知府徐河清守備高天澤均以謀勇兼優著稱而三人中推該員爲最惟性不肯逢迎不能獲上是以未顯

一浙江蘭溪縣訓導林鶚該員前以歲貢在廣西學政孫鏘鳴幕內當桂林被圍時隨同防守出力及見賊解圍特獻議請急多發兵勇扼守興全無使外竄其時以省城緊

要不能盡從該員膽識兼優頗嫺武略在籍倡辦團練爲鄉里推服現任教職亦時以團練勸諭士子前年台匪肆劫賴以無害

以上十二員皆經再三訪求因而記之謹恭摺上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上諭王茂蔭奏保舉循聲素著之府縣等官一摺前因軍務省分委用需人諭令督撫於屬員中察其才具官聲堪勝道府之任者據實保奏原因各督撫身任封圻於屬員之賢否必能灼見眞知並非從前通諭部院大臣保舉人

才之比今據王茂蔭奏胡啟文等各員其所列事跡或得自傳聞或自加評隲雖不純係虛聲亦未必盡能確實惟旣據該侍郎臚列入奏亦應詳加訪察以備採擇所有摺內開列之告病大興縣知縣胡啟文河南光州知州鄭元善四川黔江縣知縣孫濂廣西平南縣知縣李棫文前任山東單縣知縣盧朝安前任陝西西鄉縣知縣田福謙山東濟甯州知州黃良楷湖北候補知縣葛致遠陝西華陰縣知縣倪印垣山西知縣傅猷著貴州候補知府韓超浙江蘭溪縣訓導林鶚十二員有業經各督撫保舉者有未經保奏者其平日才具官聲是否與該侍郎所奏相符均

著該督撫秉公確查如有才能出眾堪膺簡用者即行據
實保奏欽此

論浦口防兵不宜調動摺　咸豐七年九月　日

奏為地方關係緊要防兵不宜調移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　臣　思浦口地方最為扼賊北竄之要三年間賊竄皖豫晉而至直隸即由於此上年春偶將浦口防兵調移至揚賊遂乘機大股而來攻陷浦口徑趨六合圍城非張國樑救援之速血戰之力殺退賊兵遽復浦口則六合已不可保而賊遂北矣是可見賊情固日思由此北竄專伺隙而動也是可見浦口防兵萬不宜輕有移動也且當張國樑克復浦口時水路亦賴有葉常春等艇師在江面截殺是不第陸營之兵不可動即水路之兵亦不可動前

車之監所宜加意乃近聞浦口防兵有調往瓜揚之說該處僅留兵五百名並將久駐浦口得力之水師一並調開絕無防堵不獨對岸下關觀音門之賊船可以揚帆而至浦口即江浦城內之賊亦可出而與南來之賊併攻六合竊思六合堅守數年賊之垂涎甚久結恨甚深若此自撤藩籬倘一旦有警救援不及不獨該縣忠義之民盡成灰燼可為憫惜且六合不守則由泗達淮毫無險守賊將直趨而北尤為可慮不知統兵大臣何以出此如謂調守瓜揚則瓜揚守已數年並非兵少何以必撤浦口之兵如謂防賊北竄則浦口亦北竄之路何以反行撤防此事利害

安危所關甚鉅臣偶有所聞甚爲焦慮不敢不以上陳務

求

皇上迅飭統兵大臣不宜專顧揚州一面必須通顧全局

即將所調浦口之營兵與水師趕緊仍發回浦口防堵以

杜賊忠窺伺之萌以免上年竄擾之失是爲至幸是否有

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請密籌防備摺 咸豐八年三月初八日

奏爲請嚴防守以備不虞恭摺奏祈

聖鑒事臣聞不備不虞不可以師而備豫不虞爲善之大現在夷務機密非外間所得與聞然聞夷船已到天津臣竊有不勝其過慮者夷情叵測非可視同前此之逆賊其狡計嘗出我之所不及料其逞奸嘗乘我之所不及防粵東省城距虎門層層皆有礮臺在在皆有防守而一旦乃爲所乘者不備故也今天津距京纔二百里朝發夕至無險可扼雖夷船尚在外洋不能遠行登陸夷人形貌迥異不能遠潛來京然五口通商已十餘年各口奸人未必無

爲用者設彼暗遣奸人混來城內布其慣善之火器於各處而以夜半同時發之兵民平素無備倉卒必將亂竄加以窮迫飢民從而擾攘其間卽數十人可成千萬人縱不至遂成大害亦且爲彼所笑現在風日乾燥兩旬之內疊見火災殆天所以告警城內似宜嚴加防守而

御園在城外尤非內城之比雖門禁均極森嚴然恐處無事而有餘者遇有事而猶或不足來歙武元衡之事古來所有尤不可不爲之備 臣 爲正月間日象之異實有不勝過慮之情不敢盡言之隱願

皇上與左右大臣早爲密籌而備豫之似爲目前急務論

者愚以臣慮為過然自來非常之患大抵出於不必慮不見慮之中但願事事皆出有備而臣之過慮為無當是
國家之大幸愚昧之見敬敢密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條陳夷警事宜摺 咸豐八年四月十六日

奏爲時勢危迫敬竭愚誠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維夷務機密外間向不得聞而天津距京至近往來人多道途之口難禁傳說現聞夷船已到天津城外是海口不能堵河口亦不能擋矣 臣自上月聞夷船北來即慮其情叵測因有嚴防不虞之請然其時船在外洋尚謂不能登陸今在天津城外則登陸易易至京易易 臣前所奏不勝過慮不敢盡言者今竟不敢不言不敢不盡願

皇上恕其狂愚而加採納焉

一請

皇上暫行進城也夷情如此猖獗其意若操必行之券其中必有不測之謀且在各口有年必得有奸人悉我京城虛實熟我徑路情形者萬一肆其奸狡潛師而來乘風雨昏暮直趨

御園即使得報而倉黃進城所失已多又或散遣奸細分走各路歧徑猝至

宮門放礮一聚倉卒之際變起非常誠有不忍言者

皇上受

宣宗成皇帝付託之重

宗廟

社稷皆在城內豈不念及想
聖意以一行移動卽恐人心驚惶故以鎮定處之無如强
敵迫處警報時聞人心已覺驚慌惟賴
皇上還宮庶幾人心獲安論者每謂
國家厚澤深仁二百餘年斷無他慮以天理言固自如此
然天道遠人道邇惟盡人乃以合天若專恃天而不修人
事則葉名琛卽以信天仙之言而誤者又或謂輕動恐示
敵以怯不知我之怯與不怯在敵早經窺透全不關此豈
可徒務虛名而忘實禍臣聞上年月象之異應在大臣受
辱而今年正月又有日象之異日主君象非臣下之比臣

實不勝過慮故不避罪戾而爲此請願
皇上立賜俯從以慰臣民之望天下幸甚
一請嚴守備以固人心也今夷氛業已逼近而城中未見設守想
宸謨必密有部署非淺見所能窺然與其使人不知而人心憂疑不若使人知之而人心安静論者謂夷情務在主講無容多事張皇徒滋紛擾臣竊謂講之一字特夷人借以愚我而不爲之備豈可以之自誤我不爲備則明啟戎心而講愈難我誠有備則隱戢貪謀而講亦易試觀彼之日日事講而節節進攻即知我之内宜自守而外乃可講

況年來糧價昂貴旗民窮困已甚平時賊竊已不勝多若再稍有警信則土匪動而飢民從之必致搶掠紛起誠恐夷人未至而城中已先亂矣設守之要先防內亂盜賊火燭事似細而所關甚鉅故宋宗澤守城凡犯竊與失火者皆立斬此時固宜官爲巡邏以安民心似宜更令商民分段自爲聯絡以固其志

一請廣保舉以求才能也今日在位諸臣大抵老成醖謹大奸惡固屬絕無而大才能亦殊不易彼夷所來之人必極彼國之選於此而欲言戰必先謀敵之所以敗我至於竭智畢慮共決其無可敗而後可以言戰欲言守必先謀

敵之所以攻我至於竭智畢慮其決其無可入而後可以言守此豈尋常循分者之所能若但按名位爲委任勢必至於誤事非彼好爲誤其才能限之也夫天地生才不在上則在下觀湖南一省得駱秉章之知人善任而其才遂用之不窮是其明證應請

詔令廷臣各舉所知無論資格例得奏事者自行具奏不能者具呈長官代奏以期羣策羣力之效

一請激勵人心也繕守既備人才既具守可固矣然非能得人心猶不足言固也聞該夷所最要求者在進城與傳教此必不能許之事應請將此二事如何包藏禍心如何

毒害生靈如何狂妄無理

明降諭旨愷切宣示使百姓聞之人人奮怒然後加

溫諭以撫循之加

恩賞以鼓舞之自然民爭效命該夷兵縱極多不過數萬

安能攻我百萬衆之城哉

以上四條專爲守計守定再言戰戰而勝固善即戰不勝

退至城外亦可以守　臣　料該夷孤軍但敢乘不備而來不

能久離船而往如其竟敢舍舟從陸則另調外師焚其船

而傳各路之兵內外合攻必使無反夫

國家根本重地即使萬無籌措猶當鑿池築城上下同心

協力與民守之況今庫藏存有百萬漕米到有五十萬安可委曲俯從以貽後悔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請酌量變通錢法片 同日

再臣思京城銀價每兩現易京錢七吊六七百文而離城百里外則每兩易京錢不過二吊六七百文雖大錢與制錢有殊亦何致相懸如是竊嘗推求其故則聞年前江浙銀價每兩換至制錢二千零自㗋夷在上海收買制錢各路販運趨利至上年秋間卽行湧貴以銀易錢之數漸減至半本年海運糧船至津所帶貨物賣出錢文計帶錢至南較帶銀爲獲利大率帶錢而回遂使北方之錢頓亦見貴現聞南方銀價每兩僅易制錢一千百餘文且無換處都城苦錢壅而南省又苦錢荒如六千文一擔之米必需

銀五兩餘兵民安得不困彼夷人乃從容而以錢易銀賤入而貴出之卽此一端利權已全爲所操他且勿論此事無從鬬力惟宜鬬智 臣嘗思之甚久不得其法欲禁錢出洋則銀禁早嚴徒成故事欲行大錢則京鑄尚滯何論外省現計惟有江浙兩省加鑪加卯廣鑄制錢暫濟民急查從前銀貴錢賤每銀一兩鑄錢不過千餘文而換錢可千數百文虧折頗多故皆停鑄今錢價既貴已無虞於虧折再請將錢法酌量變通使夷人無收買之利而民間有流通之資如制錢例重一錢二分照京局改爲一錢則銅本已省十之二而銅鉛之配搭又從而增損之自當更有贏

餘然此第暫濟目前之用欲求破夷之術而收利權於已

惟賴

皇上廣求智能之士通籌熟計非臣愚劣所能幾及謹附

片

奏

辦理團防廣求人才摺 咸豐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奏爲恭摺奏

聞事竊臣奉

命辦理團防自當隨同周祖培等與五城御史悉心籌畫而官紳士庶聞而來見者臣亦必延接以資訪詢連日所接之人與所聞之言率皆忠憤鬱勃覺人心頗爲可用惟是欲用人心必由

聖心爲主

聖心內斷於中所弗許者必終勿許斯所當爲者乃可有爲至於當爲之中巡防特重現在曾經城守戰陣者少當

以集眾思廣眾益爲急要似宜

令巡防王大臣出示凡有所見者准其具呈投遞凡有所

能者一技一藝准其自行呈請考驗即非己能而確知人

之有能者亦准其具呈保請考驗驗果有用即行收錄以期

羣策羣力之用懸賞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論夷戰水不如陸片　同日

再臣聞現在之要務以定人心為主而人心之奮勉以知敵勢為先天津之民猶前日殺賊之民也前日何勇今日何怯蓋緣不知逆夷虛實見逆夷大礮雷轟電擊以為天上神人非人間所能敵故一見即潰耳不知逆夷大海之戰較賊匪為長內河及陸戰較賊匪為短何以言之逆夷之船堅礮利止可施之海上至入內河之三板船大僅數丈礮僅數百斤最大不過千斤況河窄則轉柁不靈水淺則易於淺閣深入重地前可迎擊後可斷其歸路是內河水戰已不足畏至於登陸以後該夷腰硬腿直走動不靈

既無馬匹又不能紮營立寨離船十餘里卽不能照應其隊雖整可以散勝之散則槍礮所傷必少四面可以圍擊交戰之時馬隊宜在後蓋馬隊太高不能避其槍礮恐多受傷當用步隊居前見其放槍礮時步兵伏地而避隨伏隨起隨起隨進戰勝之後追亡逐北則以馬隊前進不難一鼓擒也粤人所以能制之者尤在善用擡槍蓋擡槍平打剛中敵胸且用彈比手槍爲大羣彈比手槍爲多其彈之所到又比手槍爲更遠或爲一條龍打法或爲五梅花打法連環轉換接戰不窮又不用大礮之一發而不可再接蓋大礮施於海船則甚利施於陸戰則甚鈍逆夷腿直

素不習此粵東士民所以雖敗而仍敢拒敵者深知其伎倆有限也現在逆夷雖踞粵東省城不敢遠擾各村莊一步此陸戰之尤不足畏也往年辛丑之役各省官軍以數萬計水師接戰不崇朝而盡潰及其踞北門外四方礮臺時舍舟登陸失其所恃數十村莊鄉民奮臂一呼並無槍礮紀律但以苦其荼毒糾合千百之衆斬木爲兵揭竿爲旗遂能殺之殆盡逆夷之畏粵民自此始咸豐四年土匪滋擾兵勇出戰時逆夷從旁觀者咸謂廣東兵勇可用其擡槍尤可畏此次之亂也粵東屢信來京備述迭次陸戰兵勇之傷總較逆夷所傷爲少閒擾沿海居民雖有數百逆

夷登岸而鄉勇數十名亦敢挺身迎敵深知其無能爲也

凡此稱述皆出官紳目覩身歷之粵人臣深思其言似於

軍務有裨謹錄請

飭下巡防王大臣閱看以備採用謹附

奏

請刊發海國圖志並論求人才摺 咸豐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奏爲敬籌備禦棊摺奏祈

聖鑒事竊見自夷務興論者皆謂無法遂隱忍而專於主

撫今撫雖已就而難寔未已則所謂無法者不可不亟求

其法矣臣所見有海國圖志一書計五十卷於海外諸國

疆域形勢風土人情詳悉備載而於暎吉利爲尤詳且嘅

前此之辦理未得法爲後此設種種法守之法戰之法款

之法無不特詳戰法雖較需時守法頗爲易辦果能如法

以守各口暎夷似不敢近來寄會否得邀

御覽如或未曾乞

飭左右購以進呈閱其書本故大臣林則徐在廣東辦夷
務時所采輯罷官後爲已故知州魏源取而成之其書版
不在京如蒙
欽賞爲有可采請
飭重爲刊印使親王大臣家置一編並令宗室八旗以是
教以是學以是知夷難禦而非竟無法之可禦人懷抵制
之術而日興奮勵之思則是書之法出而凡法之或有未
備者天下亦必爭出備用可以免無法之患至法賴人行
則更須求人之法臣見道光二十二年以夷務乏人
宣宗成皇帝特詔兩廣總督祁𡎴訪求才能出眾深通韜

略之士祁墳覆奏以爲欲於武備收得人之效必先於武備開取士之途因請變通考選於科舉三場策問改爲五門發題曰博通史鑑曰精熟韜鈐曰制器通算曰洞知陰陽占候曰熟諳輿地情形於以求實學而拔眞才庶幾人才日出議格未行竊心惜之迨補御史即疏言英夷之禍心包藏而未知發於何日天下有乏才之慮宜早設求才之方於考試中莫如祁墳所奏五門發策可勗士子以武備之學求才於考試外莫如廣行保舉可收材藝以儲武備之選奉

旨交禮部議奏嗣聞部議仍不行乃復將部議未盡之處

詳爲剖析再疏陳之以爲及今行之而收效已在十年之後失今不行恐他日徒爲煩牧之思卽 臣 言不足採亦必更求良法未可置之不議奏上未奉

明旨遂不能以復言今誠欲求眞才似難舍前二法應請

飭軍機大臣將 臣 元年九月十九日十二月二十日前後兩摺檢出再行詳議其中宗室八旗務講兵機將略以爲腹心干城一條尤乞加意當時部議之駁五門發策也稱士子淹博有素不必專門名家試問今日製器通算者爲誰精熟韜鈐者爲誰部議之駁廣保舉也稱文武各有鄉會試凡才學出衆武藝精通者皆已甄拔無遺試問年來

殺賊攻城諸將如羅澤南王鑫楊嶽斌李續賓等均非得自科舉甄拔何以有遺前議之未盡有明徵今議之當許自可見此爲長久得人之法若目前急需得人則亦未嘗無法臣所見知人之鑑莫如前兵部侍郎曾國藩當咸豐元年初與見面論及人才娓娓當日名重一時者一一決其無用臣初未敢深信後乃悉如所言至楚省近年所出將才又無非所識拔於庸衆中者此其知人善任殆非尋常現曾國藩奉
旨赴浙辦理軍務誠欲急於求才惟有請
飭大小臣工各舉所知均令歸曾國藩帳下俾之一一察

看必能得人濟用則可免無人之患有治法有治人可以治兵禦夷矣未也必求夫治法而或憚其法之難以驟舉僉夫撫之暫可少安則法必不行必求夫治人而或以非親貴未必可信任又或所貴用者猶是時文試律小楷之學則人必不出蓋天下從好不從令也且臣　聞用兵之道專以氣勝兵勇之氣必日振之始起必力激之始生若使其心中有僥倖苟安之一途則其氣即懈弛而不可用昔田單攻狄魯仲子決其不能下謂當在即墨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今將軍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此兵家至言亦從來治亂興亡要旨故吳志

報越日使人呼於中庭越志報吳至於臥薪嘗膽蓋弱國之厲其氣猶如此方今海外諸國日起爭雄自人視之雖有中外之分自天視之殆無彼此之異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皇上承

列聖付託之重爲中國主將欲賓服四夷必益懋昭明之德以固根本而養剛大之氣以配道義然後治法治人可得而理大學於平天下章三言得失首人心次天命而終以君心蓋欲繫人心以維天命惟在君心之存忠信而去驕泰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也

聖學日新
聖德日懋原非臣愚所能窺見萬一惟臣心迫憂危莫抒
忱悃故謹瀝其愚慮以備
采擇伏乞
皇上聖鑒
奏

請開缺調理摺 咸豐八年七月初四日

奏爲微臣病患已深難期速痊恭摺叩乞
天恩賞准開缺以免貽誤公事竊臣以氣衝耳閉心煩不寐
腰足作痛精神恍惚等患於上月十五二十四日疊次懇
恩賞假方冀調養即行就痊乃月來醫治總未獲效據醫
稱氣閉不寐由乎心火上衝腰與足三陰之痛由乎心血
過虧筋失其養心火非藥餌所能平而足疾尤藥力不易
到惟有靜養年餘庶可望愈伏念臣一介庸愚遭遇
聖明擢至卿貳曾涓埃之未效敢暇逸之自圖奈臣質本
孱微性尤褊急當事故之紛集每過慮之獨深往往晝夜

徬徨不能自已形神交瘁亦不自知數年以來雖日勉強支持實衰敗之遞見今病患已深兩次假期屆滿各證未見稍愈兼之夜多不寐晝輒神昏遇事[illegible][illegible]糊精神倍形恍惚現在部務殷繁若懷戀棧之私必致誤公之咎再四思維惟有叩乞

天恩賞准開缺調理倘能養息獲痊揣其精神猶堪報效自當泥首

宮門再求

賞給差使所有微臣病難遽痊懇請開缺緣由謹繕摺瀝

陳伏乞

皇上聖鑒臣無任感悚侍

命之至謹

奏

上諭王茂蔭奏病難遽痊懇請開缺一摺王茂蔭著准其

開缺調理欽此